太平御覽/02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職官部五十七 ◄

太平御覽
卷二百六十．職官部五十八

► 職官部五十九

良太守上

《漢書》曰：黃霸，字次公，淮陽人也。爲潁川太守，咸稱神明，奸人去入他郡，盜賊日少。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；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。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，潁川尤多。天子下詔稱揚曰：「潁川太守霸，養視鰥寡，贍助貧窮，獄或八年無重罪囚，可謂賢人君子矣。《書》不雲乎？股肱良哉！元首明哉！其賜霸爵關內侯，黃金百斤。」

又曰：文翁，廬江人也。少好學。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，仁愛好教化。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，文翁欲誘進之，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，親自飭厲，遣詣京師受業，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。

又曰：龔遂，字少卿，山陽人。宣帝問遂曰：」渤海廢亂，朕甚憂之。君何以息其盜賊，以稱朕意？」遂曰：「海濱遐遠，不沾聖化，其民困于饑寒而吏莫恤，今欲使臣勝之邪？將安之？」上曰：「選用賢良，固欲安之。」遂曰：「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，不可急。惟緩之，然後可治。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，得一切以便宜從事。」上許焉。遂單車獨行至府，郡中翕然，盜賊亦皆罷斃。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，曰：「何爲帶牛而佩犢乎！」

又曰：朱博遷琅邪太守。齊部舒緩養名，博新視事，右曹掾史皆移病臥。博問，對言：「惶恐！故事二千石新到，輒遣吏存問致意，乃敢起就職。」博奮髯抵幾曰：「觀齊兒

欲以此爲俗耶！」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，選其可用者，出教署之。皆斥罷諸病吏，郡中大驚。又敕功曹：「官屬多褒衣大衤 召，〈裙，音紹，謂大　也。〉不中節度，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。」

又曰：尹翁歸，字子况，爲東海太守。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奸邪，盡知之，東海大治。以高第入守右扶風，滿歲爲真。政雖任刑，其在公卿之間，清潔自守，語不及私，溫良廉退，不以行能驕人，甚得名譽于朝廷。

又曰：薛宣，字貢君。東海太守左馮翊滿歲稱職。宣爲吏賞罰明，用法平而必行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，多仁恕愛利。〈愛人而安利之。〉

又曰：朱邑，字仲卿，廬江人。少時爲舒桐鄉嗇夫，廉平不苛，以愛利爲行，未嘗笞辱人，存問孤寡，遇之有恩，所部吏民愛敬焉。遷北海太守。

又曰：趙喜，字伯陽，爲平原太守。後青州大蝗，入平原界輒死。歲屢有年，百姓歌之。

又曰：汲黯爲東海太守，治官好清靜，擇丞史任之，責其大指而已。黯素多病，臥閣內不出。歲餘，東海大治。召爲淮陽太守，黯辭之，上曰：「君薄淮陽耶？吾欲得君臥而治之。」乃行。

又曰：王尊爲中郡太守。河溢堤壞，尊執　，請以身填金堤，而水稍却。

又曰：王尊，字子貢，涿郡人也。爲安定太守。到官，出教告屬縣曰：「令長丞尉，奉法守城，爲民父母，御强扶弱，宣恩廣澤，甚勞苦矣。太守以今日至府，願諸君自勉正身。」

又曰：馮立，字聖通。以父任爲郎，遷五原太守，徙西河、上郡。立在職公廉，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，而多知，有恩貸，好爲條教。吏人嘉美野王、立相代爲太守，人歌之曰：「大馮君，小馮君，兄弟繼踵相因循，聰明賢智恩惠民，政如魯、衛德化均，周公、康叔猶二君。」後遷爲東海太守，下濕病痺。天子聞之，徙太原太守。更治五郡，所居有迹。

又曰：韓延壽，字長公，燕人。爲淮陽太守，治甚有名。徙潁川，多豪强，難治。延壽

教以禮讓，令文學校官諸生冠皮弁執俎豆，爲吏民行喪娶禮，百姓遵用其教。徙爲東郡太守，吏無追捕之苦，人無捶楚之憂，皆便安之。接待下吏，恩施甚厚。入守左馮翊，行縣至高陵，民有昆弟相與訟田，延壽大傷之，曰：「幸得爲郡，不能宣明教化，至令民有骨肉爭訟，既傷風化，咎在馮翊，當先退。」是日移病不聽事，因入臥傳舍，閉閣思過。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，此兩昆弟皆自髡肉袒謝，終死不敢復爭。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，莫敢復以辭訟自言者。推其志誠，吏民不忍欺。

又曰：邵信臣，字翁卿，九江壽春人也。以明經甲科爲郎，超爲零陵太守，病歸。復征爲諫議大夫，遷南陽太守。躬勸耕農，開通溝渠，爲民作均水約束，刻石立于田畔，以防分爭。吏民親愛之，號曰邵父。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，郡以殷富，賜黃金四十斤。遷河南太守，治行常爲第一。

又曰：班伯爲定襄太守。定襄閒伯素貴，年少自請治劇，畏其下車任威，吏民竦息。伯請問耆老父祖有故人舊恩者，延之滿堂。日爲供具，執子孫禮，諸所賓禮皆名豪，懷恩醉，共諫伯曰：「宜頗攝錄盜賊。」具言本謀亡匿處，伯曰：「是所望于父師矣。」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，旬日盡得，郡中震懾，咸稱神明。

又曰：蕭育，字次君。哀帝時，南郡多盜賊，拜育爲南郡太守。上以育耆舊名臣，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，〈使車，三公使奉之車也，如安車。〉加賜黃金二十斤。育至南郡，盜賊斷絕。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杜詩，字君公，爲南陽太守。性節儉而治清平，以誅暴立威信，善于計略，省愛民役，造作水排，鑄爲農器，用力省，見功多，時人方于邵信臣。故南陽人爲之語：「前有邵父，後有杜母。」

又曰：馬援，字文淵，扶風人。爲隴西太守。務開寬信恩以待下，任吏以職，但總大體而已。賓客故人，日滿其門。諸曹時白外事，輒曰：「此丞、掾任，何足相煩。若大姓侵小民，黠羌欲旅距，此乃太守事耳。」

又曰：朱輝，字文季，再遷臨淮太守。輝好節概，有所拔用，皆厲行之士。吏民畏愛，謂之歌曰：「强直自遂，南陽朱季；吏畏其威，民懷其惠。」

又曰：祭肜爲遼東太守。肜之威聲揚于北方，胡夷皆來內附，野無風塵，乃悉罷緣邊屯

兵。及彤卒，烏桓、鮮卑追思無已。每朝京師，過彤冢拜謁，仰天號泣乃去。

又曰：張堪，字君游。遷漁陽太守，教民耕種，百姓殷富。童謠曰：「桑無附枝，麥穗兩岐；張君爲政，樂不可支。」視事八年，匈奴不敢犯塞。

又曰：第五倫，字伯魚，爲會稽太守。性節儉，雖身居二千石位，常蔬食布衣，妻自炊爨。初，代到，發當，百姓老小闐府門，攀車叩馬，啼呼曰：「舍我何之？」其得人心見愛如此。

又曰：郭　爲潁川太守。辭去，之官，光武詔曰：「郡得賢能太守，去帝城不遠，河潤九里，冀京師幷蒙其福也。

又曰：秦彭遷山陽太守。時山陽新遭地動，後饑旱，谷貴，米石七八萬，百姓窮困。彭下車，經營勞來，爲民四誡，以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，擇民能率衆以爲鄉三老，選鄉三老爲縣三老，令與長吏參職。崇儒雅，貴庠序，上德化。春秋饗射，升降揖讓，務以禮示民，吏民畏愛，不敢欺犯。

又曰：侯霸，字君房，爲臨淮太守，治有能名。及王莽之敗，霸保固自守，卒全一郡。更始元年，遣使征霸，百姓老弱相携，號哭遮使者車，或當道而臥。皆曰：」乞侯君復留。「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，侯君當去，必不能全。使者慮霸就征，臨淮必亂，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。

又曰：耿純，字伯山，巨鹿人。請治一郡，盡力自效。上笑曰：「卿乃欲以治民自效。」乃拜純爲東郡太守。後坐事免。上過東郡，數千人號呼涕泣云：「願復得耿君。」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。

又曰：王阜爲益州太守。邊郡吏多放縱，阜以法繩正，吏民不敢犯禁，政教清靜，百姓安業。甘露降，白烏見，連有瑞應，世謂其持法平、政寬慈有化所致。

又曰：魏霸爲巨鹿太守。霸性清約質樸，爲政寬恕。正色而已，不求備于人。掾史有過，輒私責，數不改，休罷之，終不暴揚其惡。

又曰：秦彭，字伯本。爲山陽太守。以禮訓民，不任刑名。崇好儒雅，百姓懷之，莫敢

欺犯。轉潁川太守，鳳皇、麒麟、嘉禾、甘露之瑞，集于郡境。元成間，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，故號爲「萬石秦氏」。

又曰：沈豐，字聖達，爲零陵太守。爲政慎刑重殺，聽理辭訟，初不曆獄，嫌疑不決，一斷于口。鞭杖不舉，市無刑戮。僚友有過，初不暴揚。有奇謀異略，輒爲談述，曰：「太守所不及也。」到官一年，甘露降，芝草生。

又曰：宗慶，字叔平。爲長沙太守。民養子者三千餘人，男女皆以宗爲名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光武南定河內，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。又幷州未安，光武難其守，問于鄧禹曰：「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？」禹曰：「昔高祖任蕭何于關中，無復西顧之憂，所以得專精山東，終成大業。今河內帶河爲固，産口殷實，北通上党，南迫洛陽。寇恂文武備足，有牧人御衆之才，非此子莫可使也。」乃拜恂河內太守，行大將軍事。

又曰：寇恂，字子翼。爲潁川太守，拜執金吾。後光武幸潁川，百姓遮道曰：「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。」乃留之。

又曰：楊震遷東萊太守。當之郡，道經昌邑，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，謁見，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。震曰：「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」密曰：「暮夜無知者。」震曰：「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謂無知！」密愧而出。後轉涿郡太守。性公廉，不受私謁。子孫常蔬食、步行。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，震不肯，曰：「使後代稱爲清白吏子孫，以此遺之，不亦厚乎！」

又曰：孟嘗遷合浦太守。郡不産穀實，而海出珠寶，與交趾比境，常通商販，貿糴糧食。先是，宰守幷多貪穢，詭人采求，不知紀極，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。於是行旅不至，人物無資，貧者餓死于道。嘗到官，革易前弊，求人病利。曾未逾歲，去珠復還。

又曰：任延爲九真太守。九真不識父子之性，夫婦之道。延乃移書屬縣，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，女年十五至四十，皆以年齒相配。其貧無禮娉，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。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。是歲風雨順節，谷稼豐衍。其産子者，始知種姓。咸曰：「使我有是子者，任君也。」多名子爲任。

又曰：陳寵轉廣漢太守。西川豪右幷兼，吏多奸貪，訴訟日百數。寵到，顯用良吏王渙、鐔顯等，以爲腹心，〈鐔，音徒南反。〉訟者日減，郡中清肅。先是，洛縣城南〈洛縣名。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。〉每陰雨，常有哭聲聞于府中，積數十年。寵聞而疑其故，使吏案行。還言：「前代衰亂時，此下多死亡者，而骸骨不得葬。」寵愴然矜嘆，即敕縣盡收斂葬之。自是哭聲遂絕。

又曰：宋均爲九江太守。山陽楚沛多蝗，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。

又曰：劉寵爲會稽太守。簡除煩苛，禁察非法，郡中大化，征爲將作大匠。山陰縣有五六老叟，ㄑ眉皓　自若耶山谷間出，人賫百錢以送寵。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。

又曰：曹褒爲河內太守。時春夏大旱，糧穀踴貴。褒到，乃省吏幷職，退去奸殘。澍雨數降，其秋大熟，百姓給足，流寓皆還。

又曰：鮑德爲南陽太守。時歲多荒灾，惟南陽豐穰，吏人愛悅，號爲神父。

又曰：廉范遷蜀郡太守。其俗尚文辯，好相持短長。范每厲以淳厚，不受偷薄之說。成都民物豐盛，邑宇逼側，舊制禁民夜作，以防火灾，而更相隱蔽，燒者日屬。範乃毀削先令，但嚴使儲水而已。百姓爲便，乃歌之曰：「廉叔度，來何暮？不禁火，民安堵。平生無襦今五褲。」

又曰：馬嚴爲陳留太守。下車明賞罰，發奸慝，郡界清靜。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，百姓奔走，轉相驚動，諸郡惶急，各以狀聞。嚴察其虛妄，獨不爲備。詔書敕問，使驛系道，嚴固執無賊，後卒如言。

又曰：黃香爲魏郡太守。郡舊有內外園田，常與人分種，收穀歲數千斛。香曰：「《田令》商者不農，《王制》士者不耕，〈王制曰：上農夫食九人。下士視上農夫祿，足以代耕也。〉伐冰食祿之人，不與百姓爭利。」乃悉以賦人，課令耕種。

又曰：中平三年，江夏兵趙慈反叛，殺南陽太守秦頡，攻沒六縣，拜羊續爲南陽太守。當入郡界，乃羸服間行，侍童子一人，觀曆縣邑，采問風謠，然後乃進。其令長貪潔，吏民良猾，悉逆知其狀，郡內驚竦，莫不震懾。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趙慈，斬之，獲首五千餘級。屬縣餘賊幷詣續降。

又曰：羊續爲南陽太守。續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，續閉門不內，妻而自將秘行，其資藏惟有布衾，敝祗　鹽、麥數斛而已。〈《說文》曰：祗　，短衣而已，祗者，丁奚反。　，音丁勞也。〉顧敕秘曰：「吾自奉若此，何以資爾母乎？」使與母俱歸。

又曰：三府舉王堂治劇，拜巴郡太守。棠馳兵赴斬賊，斬虜千餘級，巴庸清靜，吏民生爲立祠。

又曰：樊准拜巨鹿太守。時饑荒之餘，人庶流迸，家戶且盡。准課督農桑，廣施方略，期年間，谷粟豐賤數十倍。而趙、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，准外御寇虜，內撫百姓，郡境以安。

又曰：伏湛，更始立，以爲平原太守。時倉卒兵起，天下驚擾，而湛獨晏然，教授不廢。謂妻、子曰：「夫一穀不登，國君撤膳；〈《禮記》曰：年穀不登，君膳不祭肺。〉今人皆饑，奈何獨飽？」乃共食粗糲，〈糲，粗米者。《九章算術》曰：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。粟得六斗米爲糲也。〉悉分俸祿以賑鄉里，來客者百餘家。

又曰：鮑昱後拜汝南太守。郡多陂池，歲歲決壞，年費常三千餘萬。昱乃上作方梁石洫，〈洫，渠也，以石爲之，猶今之水門也。〉水常饒足，溉田倍多，人以殷富。

又曰：第五訪爲張掖太守。歲饑，粟石數千，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。吏懼譴，爭欲上言。訪曰：「若上須報，是弃人也。〈須，待也。〉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！」遂出雲賦人。順帝璽書嘉之。由是一郡得全。

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鄭弘遷淮陰太守，消息徭賦，政不煩苛。行春天旱，隨車致雨。白鹿方道，夾轂而行。弘怪問主簿黃國曰：「鹿爲吉爲凶？」國拜賀曰：「聞三公車轄畫作鹿，明府必爲宰相。」

《續漢書》曰：宋均爲九江太守。五日一聽事，冬以日中，夏以平旦。時多虎，均曰：「夫虎豹在山，黿鼉在泉，物性之所托。故江淮之間有猛獸，猶江北之鷄豚也。數爲民害，咎在貪殘。今退檻阱，進忠良。」虎遂東渡江。

又曰：劉寬字文饒，弘農人，爲南陽太守。溫仁多恕，遇民如子，口不出詈言。吏人有

過，但用蒲鞭罰之，示辱而已。

又曰：羊茂學季寶，豫章人，爲東郡太守。冬坐白羊皮，夏處單扳榻，常食穀飯，出界買鹽，致妻子，不曆官舍。

華嶠《後漢書》曰：岑熙爲東郡太守，好聘禮隱逸，顯之于朝，與參政事。視事三年，人歌之曰：「我有枳棘，岑君伐之。我有蝥賊，岑君遏之。狗吠不驚，足下生犛。含哺鼓腹，焉知凶灾。我嘉我生，獨于斯時。美矣岑君，于戲休茲。」

張璠《漢記》曰：宋登，字叔揚。出爲潁川太守，市無豫價，道不拾遺。病免，卒于家，汝陰人配社祀之。

又曰：陳球爲零陵太守。球到郡，設方略，期月間，賊虜消散。而州兵朱蓋等反，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。零陵下濕，編木爲城，不可守備，郡中惶恐。掾吏白請遣家避難，球怒曰：「太守分國虎符，受任一郡，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，重復言者斬！」乃悉郡內吏民老弱，與共城守。

《漢雜事》曰：蔣滿爲上党太守，長子萬爲北地都尉，次子輔爲安定太守。滿與萬俱知名，幷見征。時征爲二千石者十三人，俱引見，萬退却，不敢與父幷，詔譴贊謁者曰：「何以不齊？」左右曰：「此父子也。」上嘆息曰：「乃父子剖符耶！」即先詔曰：「上党太守滿經行篤著，信行山東，其以滿爲淮陽王相，誨導東蕃。弘農，股肱郡，其以萬爲弘農太守。」父子同日拜於前，上嘉之。